

霜葉紅似二月花

美首

1000-1000

霜葉紅似二月花

---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內大街 320 号)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书号 1641 字数 157,000 开本 850×1168 耗 1/32 印张 7 插页 1

1961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 1961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

印数 0001—10000 册

瑞姑太太的到来，使得张府上那种枯燥沉闷的生活起了个波动。从老太太以至恂少奶奶，都像心头平空多出了一件什么东西，洗一个脸，开一顿饭，也像比往常兴头些了；可是兴奋之中，不免又带几分不安，似乎又怕他们自己向来不敢碰触的生活上的疮疤会被心直口快的姑太太一把抓破。

姑太太这次的来，在张府颇感突兀。旧历新年，那位钱少爷来拜年，曾說姑太太打算来过灯节，老太太因此曾叫陈媽把东院楼下靠左边那間房趁早收拾妥当。但是清明也过去多时，姑太太只派长工李發送了端午节的礼物来，还說是因为少爷出門去了，姑太太的行程大概要展緩到秋凉以后。却不料正当这末伏天气，姑太太忽然来了，事先也沒有个訊。这就忙坏了张府的上上下下，偏偏地祝姑娘又被她丈夫逼回家去了。顧二只能张罗外場，內場要陈媽一人招呼，这婆子即使退回十年的年紀，怕吃不消；所以今天一早老太太就差小荷香到黃姑爷家去借他們的老媽子来帮忙，帶便就請婉姑奶奶也来玩几天。

只有恂如一人游离在全家的兴奋圈子以外。

九点鐘了，他还躺在床上，这时三間大厅樓上一点声响也沒有，人們倘不在东院陪着姑太太，就一定在厨房里忙着安排酒菜，这样的清靜，正合恂如的脾气，可不知为什么，他又感到一点寂寞的威胁。早上的凉气，像一泓清水，泡的他全身沒

一点劲兒，可是七上八落一些杂乱的念头，又攪的他翻来复去，想睡又睡不着。隔夜多喝了几杯酒，此时他头脑还有些發胀，心口也覺着膩煩。他側着身，手指无聊地刮着那张还是祖太爷手里传下来的台灣草席，两眼似睜非睜瞧着蚊帳上一个閃爍不定的小小的花圈；看了一会兒，惘然想道：“为什么臥房里要放着那么多的会返光的東西？为什么那一个装了大鏡門的衣櫥一定要摆在窗口，为什么这衣櫥的对面又一定要摆着那个又是装满了大小鏡子的梳妆台？为什么臥床一定要靠着房后的板壁，不能摆在房中央？——全是一点理由也沒有的！”他无奈地皺了眉头，翻身向外，随手抓起身边的一把鵝毛扇，有意无意地扇了几下，繼續惘然想道：“并不好看，也不舒服，可是你要是打算换一个式样布置一下，那他們就要异口同声来反对你了，”他冷笑一声，沒精打采地举起那鵝毛扇来，又随手扔下。“为什么？也是一点理由都沒有的。不过他們却有一句話来頂住你的口：从沒見過这样的摆法！”他覺得渾身暴躁起来了，又翻一个身，嘴里喃喃念道：“从沒見過！好一个从沒見過呵！可是他們却又不說我这人也是从沒見过的，可不是我也是不應該有的么？”他粗暴地揭开帳門，似乎想找一人出来告訴他這句話。首先使他感得不大舒服的，乃是房里所有的衣箱衣櫃上的白銅鎖門之类都閃閃發光，像一些惡意的眼睛，在嘲笑他；隨即他的眼光落在那張孤獨地站在房中心的黃櫨方桌上——这也是他所不解的，为什么其他的箱櫃櫈桌都挨牆靠壁，而独有这方桌离群孤立，像一座孤島？他呼那些依壁而聳峙的箱山为“兩岸峭壁”，称这孤零零的方桌为“中流砥柱”。这“中流砥柱”上一向是空蕩蕩的，今兒却端端正正摆着四个高脚的玻璃碟子：两碟水果，一碟糕点，又一碟是瓜子。这显然是准备待

的了。恂如这才記起瑞姑太太是昨天午后到来的，自己还没见过。他抱歉地嘆一口气，抓起一件綢短衫披在身上，就下床去；正待拔鞋，猛可地房門外来了細碎的脚步声，憑經驗，他知道这一定是誰，刚才那一点兴致便又突然冷却，他两脚一伸，头一歪，便又靠在枕上。

恂少奶奶一进房来，也没向恂如看一眼，只朝窗前去，一边把那白地小紅花的洋紗窗帘尽量拉开，一边就嘖嘖咕咕数說道：“昨夜三更才回来，醉得皂白不分；姑太太今早起又問过你呢，我倒不好意思不替你扯个謊，只好回說你一早有事又出去了；誰知道——人家一早晨的事都做完了，你还躺在床上。”

恂如只当作不曾听见，索性把刚披上身的短衫又脫掉了，他冷冷地看着帐頂，靜待少奶奶再唠叨；但也忍不住忿然想道：“越把人家看成沒出息，非要你来朝晚唠叨不可，人家也就越不理你；多么笨呵，难道連这一点也看不出！”可是恂少奶奶恰就不能領悟到这一点。遇事規劝而且又不厭瑣屑，已经是她的習性，同时又自信是她的天职。当下她見恂如毫无动静，就認为自己的話还不够分量；她走到那方桌边坐下，拿起水烟袋来，打算抽，却又放下；脸朝着床，又用那不高不低，沒有快慢，像背書一般的平板調子繼續說道：“昨天下午三点多，姑媽到了，偏偏你不在家。家里人少，又要收拾房間，买点心叫菜，接待姑太太，又要滿城去找你，店里宋先生也派了赵福林帮着找。城里的亲戚和世交家里，都去問了，都不見，都說大热天你到哪里去了，真怪。挨到上灯时光，还不見你回来，真急死人，还怕你遇到什么意外。倒是宋先生說，意外是不会有，光景是和什么三朋四友上哪一家的私門子打牌去了，那

可不用再找；这些不三不四的地方，宋先生說連他也摸不着門路。等到七点鐘才开夜飯，媽媽背着老太太和姑太太抱怨我太不管事，說早該劝劝你，別讓你出去胡鬧，糟蹋身子；你瞧，我的話你何尝听进了半句！可是我还得替你在姑太太跟前扯謊呢，要是讓姑媽知道了，你也許不在意，我倒覺着怪不好意思，人家錢少爺規矩得多哩，姑媽还总說他沒有出息呢。”

“嘿哼！”恂如听到末后实在耐不住了，“承情承情，你替我圓什么謊？已經打鑼打鼓，鬧的滿城風雨了，还說給我扯謊！昨天是王伯申邀我去商量地方上一件公事，倒要你代我扯起謊来了，真是笑話！”

“什么地方上的事情，大热天气，巴巴的要你去管？”少奶奶的口气也越来越硬，“你又不是紳縉，平时閑在家里，不曾見你去管过什么地方上的事，昨兒姑媽来了，偏偏的就着忙了，一个下午还不够，騙誰呢，什么屁正經要商量到三更半夜才回来？”

这几句話，却大大损伤了恂如的自尊心。他气得脸色都变了。他“不是紳縉”，从沒干过一件在太太們眼里看来是正經的事；这是他在家里人心目中的“价值”，可是像今兒少奶奶那样露骨地一口喝破，倒也是从来沒有的。他睜大了眼睛，看定了少奶奶，觉得“不理”的策略再也維持不下去了——虽然昨天黄昏以后他的确被所謂“三朋四友”拉去胡鬧了半夜，但白天之有正經，却是事实，而且晚上所去的地方也不是店里宋先生瞎編的什么私門子，恂如是有理由“奉璧”少奶奶那一頓数說的；可是又一轉念，觉得这样的“女人”无可与言，还是不理她省事些，他只冷笑一声，便翻身向內，随手抓取那把鵝毛扇复在脸上。

好一会儿房中寂靜无声。少奶奶嘆一口气，站起身来，望

着床中的恂如，打算再說几句，但終于又嘆口气，向房外去了；同时却又說道：“快起来罢，回头姑媽也許要来房里坐坐，你这样不衫不履，成什么話！”

从脚步声中判明少奶奶确已下楼去了，恂如猛然跳起身来，急急忙忙穿衣服，还不时瞧着房外；好像他在做一件秘密事，生怕被人撞破。他滿肚子的憤恨，跟着他的动作而增高。他怕見家里人，怕見那激起全家兴头的瑞姑太太。“反正他們当我是一个什么也不懂也不会的傻瓜，我就做一件傻事情給他們瞧瞧，”他穿好长衫，閃出房門，蹣跚着脚走下楼梯，打算偷偷上街去。“再讓他們找一天罢，”他一边想，一边惡意地微笑。但是刚走到厅房前的走廊上，真不巧，奶媽抱着他的两岁的女兒引弟迎面来了。那“小引”兒，手捧个金黃的甜瓜，一見了恂如，就张臂扑上来，要他抱。“我沒有工夫！”恂如慌忙說，洒脫身便走。不料小引兒又把那金黃瓜失手掉在地下，跌得稀烂，小引兒便哭起来了。恂如抱歉地回过身来，那自以为識趣的奶媽便将小引兒塞在恂如怀里，說：“少爷抱一抱罢。”

恂如抱着引弟，惘然走下石阶；受了委屈而又无可奈何的心情，使他的动作粗暴。引弟感得不大舒服，睜圓了一双帶泪的小眼睛，畏怯地瞧着她的爸爸，恂如也沒理会得，惘然走到院子里东首的花壇前站住，慢慢放下了引弟，讓她站在那花壇的砖砌的边兒上。壇內那枝緣壁直上的薔薇蒙滿了大大小小的蛛网，壇座里的虎耳草却蒼翠而肥大。恂如松了口气，重复想到刚才自己的計劃，但同时又自認这計劃已經被小引兒破坏。他本想悄悄溜出門去，不給任何人看見，讓少奶奶她們摸不着头脑，然而此时不但有小引兒纏住他，并且数步之外还有那不識趣的奶媽。他惘然看了小引兒一眼，这孩子却正摘了一张肥

大的虎耳驀地伸手向她父亲脸上掩来，随即哈哈地笑了。恂如也反应地笑了笑，定睛看着这孩子的極像她母亲的小脸。梦一样的旧事慢慢浮上他的记忆：三年前他第一次向命运低头而接受了家里人给他安排好的生活模子的时候，也曾以现在这样冷漠的心情去接待同样天真的笑。而今这笑只能在小引脸上看到了，但这是誰的过失呢？当然不是自己，亦未必是她。……恂如苦笑着抱起小引兒来，在她那紅噴噴的嫩脸上輕輕吻了几下，然后告罪似的低声說道：“小引，好孩子，和奶媽去玩罢。爸爸有事。”

看着奶媽抱着引弟又出街去了，恂如低头踱着方步，似乎正想找出一件什么事来排遣时光。他仰脸看着楼厅对面那一排三間靠街的楼房，記起幼时曾在堆放源长号貨物的一間內，和姊姊捉迷藏；現在这一間，还有左側那一間，依然作为源长的貨棧，而且貨物也依然是那些化妆品和日用品，可是他自己却不是从前的他了，他还在“捉迷藏”，但对手不是他的婉姊，而是祖母，母亲，和自己的少奶奶，——甚至也还有那娇憨天真的小引罢？恂如皺着眉，慢慢踱进厅堂，又穿过厅后的走廊，便到了那通往东院的腰門口了。瑞姑太太的朗爽的談話声从东院送来，恂如驀地站住，这才意識到自己所到的是什么地方。瑞姑太太似乎正在談論她的鬮子脾气古怪，“七分書呆气，三分大爷派”。恂如一听，便不想进去，經驗告訴他，每逢这种場合，那教訓的風头一轉便会扑到自己身上。然而已經晚了，小婢荷香早从东院的天井里望見了他，就高声报告給太太們：“少爷来了。”

太太們都在东院朝南那座楼房的楼下正中那間客厅里。老太太和姑太太对坐在靠西壁的方桌边，张太太坐了东首靠牆的



一张椅子。两面的落地长窗都开的挺直。只不見恁少奶奶。恁如怀着几分不自在的心情，进去拜見了姑太太，胡乱說过几句客套，便拣了挨近窗边的一个位子坐了。屋里的空气似乎因为他的出現而忽然冷峻起来，姑太太和恁如应酬了几句以后，老抽着水烟袋，竟一言不發。

“有点古怪，”恁如一边搖着紙扇，一边在肚子里寻思，“大概她們刚才議論过我來罢？”于是他猛省到少奶奶的不在場一定有緣故。他惶恐地朝四面看了一眼，正想找几句话來敷衍一番就抽身而退，猛可地瞧見少奶奶从后院子旁边的厨房里姗姗地來了。少奶奶眼眶紅紅的，走到了阶台前时，抬头看見了恁如，便似嗔非嗔地盯了他一眼，徑自走到张太太身边坐下。恁如直感到少奶奶一定在太太們面前告过他一状，——一定是照她的想像說了他許多坏話；他暴躁起来，覺得脸上也發熱了。他拿手帕在脸上揩了一把，正想把昨晚的事申明几句，不料瑞姑太太却先已笑着說道：“恁如，听說你这两天很忙，跟王伯申商量什么地方上的事情；——哦，大热天，你还穿件长衫进来，姑媽面前你还客气給誰看？”恁如笑了笑，瑞姑太太早又接下去說道：“王伯申現在是县里数一数二的紳縉了，可是十多年前，他家还上不得枱面；論根基，我們比他家好多了，不过王伯申的老子实在能干。”于是轉臉向着老太太道：“媽还記得那年太公开喪，王老相第一次來我們家里，爸爸就識得他日后定能發迹？”

老太太点头，有点感慨地說：“这話也有三十多年了，还有那赵家赵老义，也不过二三十年就發了起来；人家都說赵家那發財气是赵老义的姨太太叫銀花的帶了來的。”

照例，这种背誦本县各大戶發迹史的談話一开始，只有瑞

姑太太还勉强能作老太太的对手，恂如的母亲是外县人，少奶奶年轻，都不能赞一辞。恂如不大爱听这些近乎神話的陈年故事，但也只好耐心坐在那里。姑太太虽然还不滿六十，却不及老太太記性好。論容貌呢，姑太太決不像是五十以上的人，她那頗带点男相的方脸还是那么光潤，要是你在隔房听到她那高朗爽脆的談話，一定会猜她至多四十許，只有那半头的白髮和她年紀相称，但这恰好增加了她的威仪。

“人家說姑媽有丈夫气，看来是不错的，”恂如惘然自己在想，“她两个兒子都死了，繼嗣了良材，性格也不大合得来；可是她总有那么好兴致，談起什么来都那么果断敏利，跟母亲完全不同，至于她呢，連姑媽脚底的泥也赶不上，倒是婉姊有几分相似。”正这样想，却不防姑太太忽轉臉問他道：“王家要你去商量什么事呢？”

恂如怔了一下，沒有听清姑太太是問王家的什么。少奶奶似乎老是在留意恂如的动静，这时便接口道：“姑媽問你昨天忙的是些什么事？”

“唔，”恂如又有点不自在了，“也不是什么大事。王伯申打算办一个貧民習艺所……”

“想来又是什么工厂罢？”老太太关心地問。

“对，这也要弄几部机器招人来做工的，可又不是普通的工厂，”恂如的精神似乎振作些了，“这是打算把县里的无业游民招来教他們一种手艺，也是慈善事业的一种。”

“原来就是这个叫化所，”张太太听着笑了笑說，“上月里也听黄姑爷說起过。可是，恂兒，昨天你們商量这件事怎么又没有你的姊夫？”

“他不大贊成这件事。”恂如迟疑了一下这才回答，但又忽

然兴奋起来，“本来也没有我的事，不过王伯申既然誠意相邀，我一想，这也是地方上一件好事，所以我就去了，——也加入做个發起。”

瑞姑太太忙問道：“那么，他是不是也要你加点股子？”

“不是。这件事开头是賠錢的，不能招股。”恂如又显得有点意态闌珊了，他懂得太太們对于这件事根本就另有一种看法，“王伯申打算动用善堂里的存款，不过这笔錢又在赵守义手里，不肯放。所以要大伙兒設法。”

“哦，我說王伯申怎么肯花錢做好事！”姑太太沉吟着說，她笑了笑轉臉对老太太道，“媽，你說是么？”但又不等老太太回答，她凝眸看定了恂如又說道：“你們外場的事，我一时也摸不清楚；不过，刚才我还跟媽談起，王家三代到如今的伯申都是精明透了頂的，只有他家討別人的便宜，不曾見過別人沾人家的光；我們家跟他們算是三代的世交了，可是，和他們打交道的時候，哪一次不是我們吃点兒亏呢，”她轉臉向张太太笑了笑，“嫂嫂总还記得，那次为了一塊坟地，二哥那样精細，到底还上了当。”

张太太点了点头应道“記得”，慢慢地搖着她那把象牙柄細叶葵扇，又說道：“何况这件事里又夹着个赵家，我們和赵家也是两辈子的世交，又沒仇沒冤，何苦出头做难人；瑞弟，你說是么？”

瑞姑太太忙笑道：“嫂嫂想的周到！”又看着恂如，带笑地，委婉而又郑重地告誡他道：“恂兒，記着你媽的話！王伯申自己不肯做难人，慫恿着你这直腸子的哥兒，回头有好处，是他的，招怨結仇，是你的！”

恂如早就感到十二分的不自在，此时听得媽媽和姑媽又这

么說，就更加煩悶，但也懶得加以申說，只微微一笑，心里却在盘算着如何抽身逃开。不料一轉眼又看見少奶奶在他母亲耳边說了句不知什么話，还朝恂如望了一眼，这一来，恂如的疑心和反感又立即被挑起，他心头那股被遏制着的忿火又一点一点旺起来。可是他还極力忍耐着，那股火就化为热汗布满了額角。

直到此时都在用心听的老太太忽然把脸一沉，慢慢說道：“恂兒，你要出場去当紳縉，还嫌早一点；如今县里几个場面上的人，都是比你长一辈的，你跟他們学学，倒还有点长进，可是，出头露面的事情，你万万做不得，輪到要你們这一輩出头管事的时候，自然有你的，如今却不必性急。我也許看不到你这一天了，目前我只要你留心店里的事务，守住了这祖业，少分心去管閑事，莫弄到我們这几十年的源长老店被人家搬空了你还睡在鼓里。”

老太太說这一番話的时候，姑太太和太太都肃然正容，并且不时瞧着恂如，似乎說，“你听見了沒有哪，你要識得好歹。”倚着北首的落地长窗的少奶奶却半蹙着眉尖，两眼怔怔地瞅着老太太。恂如滿头大汗，不住手的用手帕去揩。他絕對不同意老太太的这些意見，他不能接受这样的教訓，而况他又受了冤屈；他心头的忿火已經到了爆發的高温点，但由于習慣的力量，他这爆發的方式也不能怎样露骨。他懶懶地“哦”了一声，沒精打采答道：“不过王伯申發起的这件事，老一辈的紳縉中，未必有誰懂得是一桩社会事业罢？”

但是恂如这句话，太太們也不大懂得。老太太更其沒有听清，她側着头似乎想起了什么，說道：“王家，王伯申，哦——刚才瑞兒不是說为了一塊坟地，福昌也上了当么？王家那时另有一塊地，却跟我們的祖坟离得很近，我們也有一塊地，倒又

· 坐落在王家祖坟的旁边。哪知王伯申的老子早已偷偷地請風水先生看过我們那塊地，知道这是正当龙头，他家的祖坟不过是个龙尾巴。他知道了有这样好处，就千方百計来打主意了。先說要和我们买，你們想，我們又不等錢来用，为什么要卖？后来伯申的老子就托了你們二舅文卿来商量，把他家那塊地跟我們那塊对換，說是两边都方便些，我們倒不防他有鬼計，又碍着文卿的面子，就答应了。誰知道我們竟上了个大当！”

“可不是，”张太太听得带她的兄弟就不能不作表示，“文卿也糊塗，不打听明白就捐人家的水浸木梢！”

“这也不能怪他，”姑太太忙笑着給解开去，“只能怨我們自己；自家有塊地在那里，为什么不早点請个風水先生看一看呢！”

老太太也点头，朝她的媳妇笑了笑說：“后来文卿晓得了內中的底細，还是他来告訴恂兒的爸爸，他說，这件事是他經手的，他要去和王老相理論，討回那塊地。不过我們的福昌存心忠厚，又不大相信風水，他倒拦住了文卿，不讓去討。福昌說的也对；王家做事刻薄，得了好地也未必就能發，我們家要是祖德已經薄了，兒孙又不爭气，那就把地爭回来，也未必有好处，倒惹人笑話。”

“爸爸說的对！”恂如忍不住从旁插一句。

“話是不错的，”老太太嘆口气說，“不过王家的發迹，到底也靠了这塊地的風水，要不是，哪有这么快？”

恂如沉吟着又說道：“王家两輩子，人都精明，这是真的；可見他家的發迹还是靠人，不靠地。”

“你明白他們精明就好了。”姑太太接口說，对恂如使了个眼色，似乎叫他不要再持异議。

恂如又觉得不自在起来了，正好这当兒，店里的赵福林带

着个老司务送来了一大包东西：花露水、毛巾、香皂，还有几瓶果子露。恁少奶奶忙来安排这些东西，分一半都叫小荷香送到姑太太的臥房去。赵福林又去拿进一架汽油灯来，問挂在哪里。

姑太太問恁如道：“要这个来干么？”

少奶奶忙笑着答道：“后边园子里木香棚下，晚上倒很凉快，回头姑媽要乘凉，有个汽油灯，蚊子也少些；反正这是自家店里有的，不費事。”

姑太太点着头，慨嘆似的說：“大半年不进城来了，这回一看，新鮮花巧的东西又多了不少，怎怪得錢不經花。”

恁如借这机会，就到后园去指点赵福林挂灯。少奶奶也到厨房去看午飯的酒菜弄好了沒有。老太太坐了半天，也有点倦了，姑太太和太太扶着她到她自己的臥房里，这就是客厅西首那一間，打开后窗，望得見那木香棚。

老太太歪在睡椅上，小荷香給她捶腿。姑太太和太太正在眺望后园子里的一些花木，老太太忽然嘆口气說：“如今他們小輩的心思，都另是一样了！”太太和姑太太听了都一怔，忙走到她面前。老太太叫她們俩坐了，沉吟着又說道：“如今的年青人，心都野了，总不肯守在家里，欢喜往外跑。恁兒的心事，难道我不知道？可是等我閉了眼睛，那时上南落北，都由他去罢……”

“媽別說这样的話，”姑太太忙笑慰道，“我看恁兒比我的一个靜得多了，良材么，野馬似的，一年倒有大半年不在家，我又不是本生娘，也不便多說他，反正現在年青人自有他們那一套，只要大体上过得去，也只好由着他們鬧。”

“可是，良材比恁如老練得多了，”老太太眼望着空中，慢声說，似乎空中就有良材和恁如，她在比較着他們俩。“恁如这

孩子，本来很老实。粗心，直腸子，攔不上三句好話，就会上人家的当。近来不知他为什么，老是沒精打采，少开口，一开口呢又像爆栗子似的，爆过三两句，又是冷冷的了。”她頓了一頓，抬眼看着张太太又說道：“福大娘，你看他們小夫妻，沒什么合不来罢？”

“倒也看不出来，”张太太迟疑地回答。

“宝珠也沒在你面前提过什么？”瑞姑太太問张太太。

“少奶奶么？”张太太又迟疑了一会兒，“也沒說什么。不过，年青人总有点叫人不大能放心的地方，宝珠又有些疑神疑鬼的，可是，她也說不上来……”

“嫂嫂，你該細細地問她——”

“我也問过，”张太太嘆息地回答，“只是宝珠这人，脾气也古怪；一天到晚，总爱在你耳朵边有一句沒一句的絮聒，等到你要細細問她的时候，她倒又支支吾吾不願說了。”

瑞姑太太皺了眉头，正想对于恂少奶奶此种态度有所批評，老太太却先开口說道：“少奶奶也不会做人，可是，我看來恂兒別的倒沒有什麼，就是不耐煩守着这点祖基，老想出外做点事业。孩子們有这点志气，难道我說他不对么？可是，做事也不能太急。話再說回来，刚才不是講到我們祖坟的風水么？其中还有个道理，一向我都藏在心里，今天不妨告訴你們。自从和王家換了那塊地，知道是上了当了，我也請个先生来把我們祖坟的風水复看一次。”老太太說到这里頓一頓，看一下給她捶腿的荷香，斥道：“傻丫头，又瞌睡了么？——哦，又复看一下，那先生說，”到这里，老太太把声音放低些，“我們家祖坟的地理，好是好，可惜其形不全，就跟一座房屋似的，大門、前进、正厅，都好，可是缺了后进，便覺着局促了。王家換來那

塊地，恰好補足了这个欠缺；不过五十年之內，应当守，还不是大發的時候。算來要到恂如三十八歲才滿了五十年！”

瑞姑太太和太太都不作聲，滿臉嚴肅虔敬的表情。

張太太斟了一杯茶放在老太太面前。

老太太端起茶杯，卻又放下，繼續說道：“風水先生的話，我本來也不怎么認真，可是，雖不可全信，亦不可不信。那位先生看過之後，不到三年，福昌忽然想到上海去發洋財了，那時他的大舅子善卿做什么買辦，正在風頭上，大家都說機會再好沒有了，可是偏偏他折了本，兩年後回來又得了一場大病，雖說也醫好了，到底病根沒去，他的身子一天一天不行，後來也就沒有辦法。從那時起，我就覺得那位風水先生的話，竟有點意思；現在我不許恂如出去做事，只要他守住這幾十年的老店，一半也就為了這個。”

“媽的主意自然不錯，”張太太忙接着說。

老太太笑了笑，卻又嘆口氣道：“我們這叫做：盡人事。只要做小輩的明白我們這番用心也就好了。”

“我看恂兒也不是糊塗人，媽這樣操心為誰，他豈有不明白！”瑞姑太太也安慰着。

老太太點頭不語。姑太太笑了笑，又說道：“你們抱怨恂如成天沒精打采，什么都不肯留心，可是我那良材精神倒好，一天到晚忙過這樣又忙那樣，這就算是好的么？哎，說來也好笑，他盡忙，盡給老蘇添些麻煩。”

“哦！”老太太端起茶來喝了一口，又吹着杯緣的幾片茶葉，像是在思索。“良材這脾氣，活像他的老子。看不出那蘇世榮，倒是個有良心的。”

“可不是！要沒有這忠心的老管家，錢家那份家產怕早就



完了。去年良材出門七八次，一年中間，只在家里住了个把月。今年好多了，总算在家的日子跟出門的日子差不多；可是他出門是花錢，在家也并不省，——出門是自己花，在家是借給別人去花。老苏自然不敢說他，我呢，”姑太太頓住了，眼圈兒有点紅，“想想自己的兒子在世的時候也不見得怎样成器，何苦又摆这承繼娘的架子？”

“年青人不喜欢住在家里，总不好，”老太太沉吟着說，“花几个錢还是小事，要是結交了什么坏人，再不然，像他老子那样进什么革命党，都是够麻煩的。”

“姑太太倒不如赶快給他討个填房，也許就不大出門了。”张太太說。

“啊哟，嫂嫂，我也何尝不这么想呢！可是你一提起这話，他干脆就回答說：还早，等一两年再說。再不然，他就拿出繼芳的媽的相片来，說要模样兒，性情，能干，都像她，——这不是难題目么？一时哪能有这样的人品？”

老太太閉着眼搖頭道：“你們休信他这套話，曹氏少奶的人品固然不差，也不見得找不出第二个；况且听說曹氏活着的時候，良材待她也平常，他还不是跟現在一样喜欢跑碼頭？他这套話，只是搪塞罢了。”

暫时的沉默，姑太太俯首半晌，忽然又笑道：“要是像媽那样想，那我再也不管这件事了。我乐得看穿些，兒孙自有兒孙福。”

“我想起來，有一个人和良少爷倒是一对。”张太太看着老太太这边說。

瑞姑太太忙問是哪一家的姑娘。

张太太笑道：“也是至亲，——我們的表侄女兒。”